



# 天仙桥上跳冰棍

□熊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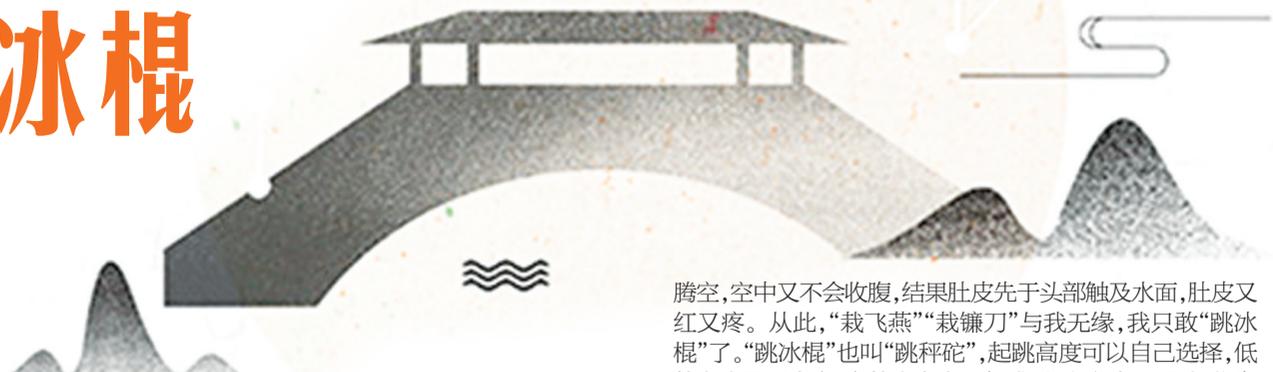
老万州的苎溪河中，有一块长42米、宽10米的天然成的巨石，似一架古琴平卧在河上，人们称这巨石为“天生桥”。流经桥下的河水，瀑布飞悬，如雾似雪，声若响雷，这一奇观，被人们称为“仙桥虹济”“石琴响雪”，成为万州的古八景之一。相传诗仙李白曾游历于此，人们又把这块巨石称为“天仙桥”。

天仙桥内侧石壁上镌刻有“石琴”字样，桥外侧石壁上镌刻有“响雪”“天僮桥”字样。“响雪”为清雍正年间夔州府杨本源所题，“石琴”为清同治年间亚拙山人所题。明万历年间，四川督学杜应芳在《天生桥》诗中赞曰：“灵根穿地起，神斧划天通。龙卧雷奔壑，鲸吞雪渍空。平能舒险仄，坚不受磨砢。应与银河接，还期黄石逢。”

小时候，我经常看见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对着天仙桥不停地拍照，并发出赞叹声。1984年，我在四川师大图书馆资料室看到一个资料，美国柯达公司将20世纪30年代收入《世界风景集》的“仙桥虹济”照片，在旧金山展出，我才知道天仙桥的鬼斧神工和“石琴响雪”的自然造化，早已声名远播，儿时常常洗衣、嬉水、游泳的地方，竟是大自然赐予万州人的绝佳景观。

苎溪河的水，随季节变化而不同。春夏，水流激越，浪花飞溅，如遇洪水，湍急的河水漫过巨石，飞溅跌落，水声震耳欲聋，如雷嘶吼；秋冬，河水淙淙，涟漪清澈，岩缝间流水叮咚有声，酷似琴音，如歌如诉。

汛期来临，长江水灌进苎溪河，天



仙桥水域即刻成为孩子们的天然游泳场所和嬉水之地。桥的内侧，上游不远拦河坝跌落下来的激流，在这里形成水珠飞舞、旋流鼓泡相融交织的景致。我们在浅浅光滑的河床斜坡上疾速漂流，体验在激流中跌宕起伏的快意和瞬间失重的刺激。桥的外侧，顺势而下的河水，漫过桥中间的缝隙，在天仙桥外侧跌落出高差近10米、宽约20多米的瀑布。

瀑布与桥体自然天成的水帘洞有着超乎想象的自然美、形态美和声色美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游泳时，我们最喜欢长吸一口气，在水波浪涌中，一个猛子扎进水帘洞。水帘洞内暴雨飞舞，流光彩慢，迷离梦幻，瀑声轰鸣。这是一种瀑布外体会不到的别样景致。

儿时游泳，最刺激的就是桥上的“跳水”表演。“跳水”有“栽飞燕”“栽镰刀”“跳冰棍”等姿势。“栽飞燕”“栽镰刀”技术要求高，如果经验不足或脚下不稳，入水时不是头部而是胸部接触水面，必然“轰隆”一声，加速度的冲击力作用到胸部和肚皮，不但胸部和肚皮难受发红，还要被伙伴们嘲笑好几天。

在我眼中，大哥是“栽飞燕”“栽镰刀”的高手。他姿态优美，动作娴熟，一套动作下来，赢得旁观者喝彩。面对落差十多米高的河面，“栽飞燕”时，他双脚腾空扑向空中，挺胸仰头双手展开，形似飞燕展翅，落水前双手收拢，手比头先入水。“栽镰刀”与“栽飞燕”大体相同，不同的是空中需挺胸收腹，身子呈弯曲状，双手碰脚尖，临近水面，身子再拉伸入水。

我是在天仙桥左岸岩石低矮处的边坡上开始学“跳水”的。我学着大哥的动作也做过几次“栽飞燕”，由于不得要领，起跳离岸边太近，身子不敢

腾空，空中又不会收腹，结果肚皮先于头部触及水面，肚皮又红又疼。从此，“栽飞燕”“栽镰刀”与我无缘，我只敢“跳冰棍”了。“跳冰棍”也叫“跳秤砣”，起跳高度可以自己选择，低的离水面两米多，高的十多米。起跳后，在空中，一手捏住鼻孔，一手护住下身，头朝上垂直入水。

“跳冰棍”也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。天仙桥的右岸斜坡离水面最大高差有十多米。“跳冰棍”时，我们往往是由低往高起跳，而且越跳越高，不断超越自我。我最后一次“跳冰棍”的经历，至今心有余悸。小学五年级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定，“跳冰棍”从桥面至斜坡来回循环起跳。完成一次“跳冰棍”后，迅速游到岸边，爬回桥上，再次起跳。十多个回合下来，当起跳点移至桥边石壁的最高处时，站在石壁悬崖边朝下看，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越看越心虚，想打退堂鼓。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跳了下去，我也不好意思退场，在大家的催促声中，我闭上眼睛，一咬牙，硬着头皮跳了出去。在空中，我的心一直悬着，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呼吸变得困难。我痛苦极了，正要不由自主落入水中。上岸后，我获得了伙伴们“勇敢”的赞誉声。其实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起跳时的胆怯，更不知道我在半空中的失态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敢逞能“跳冰棍”了。

夏天涨水，天仙桥水急浪大，常有溺水事故发生。父母是严禁我们私自下河游泳的。只要有传言“河里又淹死了娃儿”，母亲总是第一时间从单位跑出来，焦急万分地到苎溪河边来找寻我们。我们多次被母亲抓了现行，被“押解”回家后，挨骂、挨打是少不了的。

三峡工程蓄水后，天仙桥已淹没于水下，“石琴响雪”胜景也消失了。然而，天仙桥上惊心动魄“跳冰棍”的情景，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如昨，“石琴响雪”景观依然是老万州人思兹念兹的乡愁记忆。
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文旅委二级巡视员)

## 二愣子致富

□殷贤华

二愣子的爹娘去世得早，留下二愣子一个人过苦日子。

二愣子没什么文化，迷信烧香拜菩萨。有一回，二愣子梦见菩萨对他说：“二愣子，多来跪拜，心诚则灵。”二愣子这下对菩萨更加深信不疑了。镇上有一座老庙，平时来烧香拜菩萨的人不多，但二愣子几乎每月都要去跪拜一两回。

二愣子拜菩萨的样子很虔诚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二愣子恳求菩萨保佑自己时来运转，不但发财，还能讨上老婆。

有乡邻劝二愣子：“二愣子，你家的地都荒了，还是干点正事吧！”二愣子生气地回答：“你少管闲事，可别把菩萨得罪了！”

镇政府乡村振兴工作组派来的帮扶干部小郭苦口婆心劝道：“二愣子哥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拜菩萨是没用的。要想过上好日子，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啊！乡邻们都说你学过厨，手艺不错，不如在镇上开个餐馆，如何？”

二愣子两手一摊，斜着眼嘟囔：“你们这些当干部的，说得倒轻巧！除了住的这套房，爹娘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钱财，这哪行啊？”

小郭拍胸脯打包票：“只要你肯干，肯定行！至于缺乏资金，我来帮你申请无息贷款。”

二愣子听了，寻思了好一会儿，才勉强点头答应。第二天清晨，二愣子急匆匆找到小郭，哭丧着脸说：“不行啊不行啊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菩萨告诉我今年不适合开餐馆，如果开餐馆将赔得血本无归！”小郭听了哭笑不得。小郭正想好好开导开导他，但二愣子早跑得没影了。

接下来的好几天，小郭找二愣子谈心，只要提到开餐馆的事，二愣子就摇头，根本听不进去。

一周后，小郭兴冲冲地找到二愣子，高兴地说：“二愣子，大喜事，大喜事！菩萨昨晚也托梦给我了，说我的帮扶对象时来运转，今年开餐馆肯定能致富！”

二愣子狐疑地盯着小郭问：“真的，没有骗我？”

“真的。”小郭点点头，“你若不信，不如再到庙里抽个签，验证一下？”

这话正合二愣子心意，二愣子马上露出笑脸：“这话中！”

于是，小郭陪着二愣子来到庙里。二愣子连抽三签，签签都是上上签，二愣子拜谢了菩萨，高高兴兴而去。

在小郭帮助下，二愣子的餐馆正式开张了。随着生意越来越好，二愣子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小郭介绍了一个叫小梅的姑娘过来帮忙。小梅勤快乖巧，餐馆的生意更加红火了。二愣子一天到晚忙生意，不再到庙里烧香拜菩萨。一年后，二愣子不仅还清了贷款，还娶上了媳妇，媳妇就是小梅。

新婚之夜，小梅对二愣子说：“你有今天的幸福，多亏了帮扶干部小郭啊！他其实也是我的帮扶人。你到庙里抽的那些签，全是小郭安排好的。小郭说得对，要想过上好日子，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啊！”

二愣子听了如梦初醒，一把抱过妻子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鹤得转 专栏

## 画中巧

□武辉夏

重庆京剧院副院长、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最高奖“梅花奖”获得者周利是我的干女儿，她父亲是我同学。周利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乖巧，聪明，讨人喜欢。我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所以一直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疼爱。

2021年央视春节元宵晚会上，周利演唱的尚派京剧折子戏受到观众的高度肯定和赞许。不久，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她主演的京剧《秦良玉》，再一次展示了她作为尚派传人的艺术水平。

周利结婚的时候，宴席上，她母亲对朋友们说：“我怀起周利的时候，她干爹送了一幅油画给我们，画中一条船上坐着一男一女，迎着太阳的光辉在江中划船。我挂在墙上天天看，结果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利儿还有一个弟弟。”朋友们听了，笑称周利原来是他干爹画出来的美女。

婚后不久，周利怀孕了，她对我说：“干爹，我也要给你们生一对孙儿。”周利怀孕五个月后，一天晚上，我梦到她生了一对双胞胎。便半夜起来画了《一家亲》，画中有两



鹤立图

只大鹤，两只小鹤。第二天，我把画送给了她。后来，周利竟然也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是两个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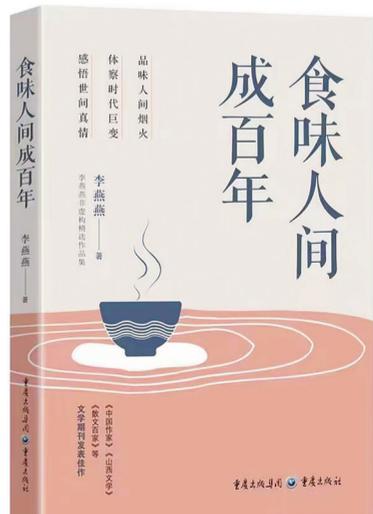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)

## 《食味人间成百年》首发

□罗晓红

6月10日，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李燕燕的新书《食味人间成百年》首发式，在重庆市新华书店沙坪坝书城举行。该合集由《食味人间成百年》《杂病记》《老大姐传》《师范生》《老厂记》《她们》六个非虚构作品组成。

《食味人间成百年》以食物为线索，叙写川西生活百态，在看似细碎繁杂的家常中书写普通百姓美好坚韧的生存特质；《杂病记》运用了跨文体的笔法，将来自田野、从民间涌动出来的生命体验，与更为宏阔的背景勾连；《老大姐传》以“一叶知秋”的笔法还原了努力生活的人们的背影；《师范生》关注“师范生”这个特殊的历史群体；《老厂记》带领读者走进半个多世纪前的“三线厂”过往；《她们》则是一篇向女性长辈致敬的心意作品。



李燕燕作品《食味人间成百年》



能懂的诗

唯一的错别字

□王老莽

我庆幸一些场合的羞于启齿，也庆幸另一些场合的口无遮拦。我庆幸一些人没走进我的破绽，也庆幸一些人让我漏洞百出。原本不必这样小心翼翼，而我却一直这样小心翼翼。我一边吃药，一边醉酒，一边修补肉身，一边救赎灵魂。一边克服毛病，一边变本加厉。竭力戒掉的陋习，正与我言归于好。真正值得庆幸的并非综上所述，

而是在越来越自恋的年龄，越来越爱我的老婆。甚至把她的絮叨当成醉酒的解药。譬如我从不曾为她写诗，而倏然悟道，我所有的诗歌，原来都是为她而作。她也从来不读我写的诗歌，而最终发现，她才是我一生唯一的读者，而我是她一生中，唯一的一个错别字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